

楔 子

遠遠地，那一道頎長的身影走了過來，衣袂無風自動飛揚，如此的瀟灑、如此的飄逸，便是四季神之首的春神。

他來到水池畔一株茂盛的楊柳樹下，舉起手來，一抹紫氣成形，被他打入楊柳之中，那楊柳枝一伸，葉子居然綠了幾分，接著他一彈指，捎來了一陣和風，將楊柳的枝葉吹得簌簌作響，像是整棵樹都精神起來。

春神名為蒼靈，他俊美無儔，優雅至極，那種絕世的風姿席捲了天宮的無數仙女，甚至連魔界的公主陰姬都對他情有所鍾。可是他的善變也是眾所皆知，有時晴朗和煦，但轉眼就變成狂風驟雨，端賴蒼靈當時心情而定。

不過有一項永遠不會變的，是他對觀音大士的愛慕。

觀音是無相的，也就是說，只要信仰觀音，在你的心中觀音該是什麼模樣，就是什麼模樣。而在蒼靈的心中，觀音大士便是那樣的高貴典雅，不可亵瀆，擁有絕世的美貌與最完美的德行。但卻是他求之而不可得的，所以他對觀音大士的迷戀一天天的加深，不可自拔。

或許是想將他的執念引向他處，觀音大士給了蒼靈一枝楊柳，讓他好好栽下。蒼靈也不負所托，全心全意地養著這枝楊柳，如今已是枝葉繁盛，那神韻或許比觀音大士用來凝聚甘露水的楊枝都還要精妙幾分。

蒼靈溫柔地直盯著楊柳樹，忍不住伸手挑了挑垂下的柳枝，又撫了撫曲線有致的枝幹，彷彿在挑逗戲弄，又像是撫摸著心愛女子的臉蛋般，想不到這楊柳微微一震，居然搖身一變，變成了一個年方二八，身材纖細，看起來弱不禁風，卻是嬌柔可愛的女子。

他滿意地點點頭，微笑道：「不枉我將你種植在廣寒宮種桂樹的沃土上，天天取來日神羲和於日出時紫氣東來的精華供你吸收，還用瑤池金母天池的池水灌溉，再向蚩尤的大將風伯每日借一道和風吹拂，果然讓你長得亭亭玉立！」

楊柳像是被他撫摸得羞了，又禁不起他這般讚美，臉上微微酡紅，羞澀地笑著，迴避他直視的目光，雙手捧著一滴露水，獻到了他眼前。

蒼靈一見她獻上的東西，不由笑了，他拿出一只玉瓶，收取她手中的露水。這可是能夠活死人肉白骨、增加道行，女子服了更能青春永駐的楊枝甘露。

兼之這楊柳是他精心培養，那甘露比起觀音大士的楊枝甘露只怕更為不凡。這楊柳自從生出靈智，能夠幻化人身後，似乎是基於對他的感激，每一年都會凝聚出這麼一滴甘露回報與他。

要知道，人間一年，天上一日，一滴甘露所需要的時間，放在人間都能活上好幾輩子了，幸好神祇是永生的，沒有時間的概念，否則蒼靈只怕連享用一滴楊枝甘露的機會都沒有。

只不過他也無心去品嚐，他既無受傷，也不需駐顏，神力更是充沛得不得了，因此每年的一滴甘露，都被他收集了起來，似乎這樣就能拉近他與觀音大士的距離一般。

取得甘露後，蒼靈轉身就走，那小楊柳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，他在香榭之中坐

下，小楊柳便伶俐地在他面前的桌上擺放了茶與仙果。

蒼靈沒說什麼地吃掉了一個仙果，再啜了口茶，接著便看到楊柳送上了手巾，供他淨手。

「妳永遠是這麼周到。」蒼靈目光淡然地看著她。「好不容易化為人形，妳卻日日跟著我，難道就沒有自己的事要做嗎？」

「跟著大人，就是楊柳最重要的事！」小楊柳說得堅定，那一向顯得柔和的美眸，驀地強硬起來。

「跟著本君，本君可沒有東西賞妳。」蒼靈對她這種孺慕似的崇拜，雖然內心也有些自得，卻只是淡然一笑。

「只要大人開心，楊柳就開心。」她死心眼地說道。

「但妳自從化人形以來，已經跟了我……」他屈指一算，卻發現自己算不出來，只好作罷。「應該有一萬多年了吧？」

「是一萬兩千五百二十一年又三十七天。」楊柳記得可清楚了。

蒼靈對她的固執只是皺眉，卻又不忍趕她。被跟了這麼多年，雖然覺得厭煩，但如果哪天少了這小拖油瓶，或許他還會覺得不自在。

真是習慣害人啊！連神祇都無法避免。

蒼靈兀自嘆息著，但他不知道，楊柳對他，可不只是單純的孺慕或依賴，而是一種由骨子裡的信任慢慢演變而成的愛情。打從一生出靈智，她的眼中就只有他，她的一切是他所給予，她的心神是為他而活，她若不愛他，還能愛誰呢？

「楊柳，如今妳也算是修煉得小有所成了，何不出去歷練一番，開拓一下眼界？」蒼靈不想被她制約，不想自己的心情被一個小妖影響，不由想出了這樣一個主意。想不到楊柳一副大受打擊的樣子，「大人要驅趕楊柳了嗎？」

蒼靈瞧她怯生生地，沒好氣地道：「如果是呢？」

隨著他這麼一句話帶來的一點小脾氣，四周的風似乎大了一點，而天庭之下的民間，早就颳起了大風，吹壞了好些莊稼和房舍。

楊柳原就嬌柔不堪，如今被他這麼一嚇，美眸都浮出了淚花。「大人不要楊柳了？是不是楊柳哪裡沒做好……」

蒼靈嘆息道：「妳可知道魔界的公主陰姬前些日子向觀音大士求取甘露水而不得，妳是除了大士之外，唯一可以得到甘露的地方，若是能煉化妳的真靈，那陰姬不只能永保青春美貌，還能功力大增。我這春神宮可沒什麼防護，妳不怕繼續待在這裡，遲早會被她找出來，將妳煉化了？！」

楊柳聽得臉色都發白了，但仍然嘴硬地道：「不……楊柳要留在大人身邊，除非大人不要楊柳了。」

蒼靈覺得自己頭都要痛起來。話都說到這個地步了，這黏人的小傢伙好像真的踢不掉，老是來這種可憐攻勢，叫他如何是好？

才這麼想著，他的宮殿之外，突然漫入了森森魔氣，蒼靈心頭一動，還來不及叫楊柳避開，只見一道魔光閃入，直射楊柳而來。

「哼！」蒼靈冷哼一聲，一道法力射出，恰恰阻擋了那道魔光，但這麼弱的一擊，

也讓蒼靈好生納悶。

陰姬不該只有這點功力的，雖然由魔界來到天庭，她的法力會被削弱許多，卻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就被擊潰。

「要糟！」蒼靈很快地反應過來，望向了楊柳，果然看到楊柳被一束魔藤給纏住，正慢慢的往外拖。

「魔女放肆！」蒼靈冷喝一聲，法力幻化成刀，一把斬向了魔藤。

「春神哥哥如此殘忍，居然要斬奴家的手啊！」魔藤嗖的一聲收了回去，春神宮內隨即走進一名儺人。

這名儺人容貌艷麗，穿著一襲貼身黑裙，更凸顯了前凸後翹的傲人身材，便是魔界的公主陰姬。

她能這麼大搖大擺、不受阻撓就來到春神宮內，一方面是春神宮的防衛一向薄弱，因為蒼靈從來不在乎排場，心志淡泊；另一方面，陰姬這次可是做足了準備，一定要得到那株楊柳的真靈。

因為魔界物種不像仙界萬靈，可以永保青春，她已經活了幾十萬年，若不及早做好準備，她也會像母親一樣慢慢的容顏老去，最後化為修羅夜叉那般的醜陋。

她要的是永生及美麗，這必須要提高魔功或是得仙藥輔助，既然這楊枝甘露兩項都能做到，怎叫陰姬不處心積慮的來搶？

「妳要的是甘露水，本君可以給妳，妳速速退去。」說完，蒼靈手指一彈，一滴甘露水就這麼懸在了陰姬眼前。

「春神哥哥怎如此小氣，要這麼一滴能起多大作用？本公主可不是只想多漂亮幾萬年而已。」她媚然一笑順手收了，妖嬈地走向了蒼靈，眼角卻似不經意地在一旁的楊柳身上掃了一下。

眼見傲人的身材就要貼上蒼靈，陰姬吐氣如蘭地在蒼靈耳邊說道：「春神哥哥，你忘了你答應過我的嗎？我要永遠這麼漂亮，你要幫我的。」

「那是小時候的事了……」蒼靈皺著眉低聲道，在幾十萬年前，天界與魔界關係還沒有惡化的時候，他這剛出生沒多久的春神，確實與身為魔界公主的她見過一面。陰姬自小便美貌動人，而春神的本能就是嚮往各種美好的事物，所以當時他也不過就驚艷了一下，說了一句希望她永遠這麼漂亮，想不到如今竟成了把柄。

「你既然說過，就別想賴。」陰姬笑得冰冷，但看著蒼靈的眼光卻是火熱。「春神哥哥這麼辛苦的栽種這株楊柳，將她養得如此出類拔萃，那麼真靈必是不凡，說不定更勝觀音大士的那些楊柳。你做的這些，不都是為了遵守要助我永生美麗的承諾嗎？」

她這句話，令楊柳的臉色慘白起來。「大人，你不可能真的承諾過她吧？」

蒼靈默然無語，因為他真的承諾過，而他的反應，也讓陰姬笑得更猖狂了。

「楊柳……楊柳可以把所有的甘露都給她，可是楊柳還想留在大人身邊，請大人不要讓她煉化了我的真靈……」楊柳已嚇得瑟瑟發抖，她不願相信蒼靈對她的細心呵護，都是為了將她養好，然後用來讓陰姬煉化。可是蒼靈方才默認了他的確對陰姬說過希望她永保美貌那樣的話，那自己……究竟還能不能相信他？

她還不想死，她好不容易有了蒼靈這個寄託，她只想單純的陪伴他、看著他就好，連這麼簡單的願望都無法達到嗎？

蒼靈看著兩個女人，沉思了片刻，無奈說道：「這樣吧，楊柳，妳分離出一部分的真靈給陰姬，讓她回去好生培養，時間一久總會有所成果……」至於楊柳所虧損的，他會找來仙界的靈丹妙藥補償她，不多時楊柳就能恢復如現在的繁盛了。但在楊柳耳中聽來，她就是要犧牲了，嚇得整個人退了好幾步，想離陰姬遠一點。可是陰姬哪裡會給她這個機會？魔藤一伸，又將楊柳整個人捲住，猛地收回。

「大人真的不要楊柳了嗎？」楊柳幽幽泣問，苦苦掙扎著。

這次，蒼靈沒有再阻止陰姬，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一向古井無波的心情，會因為楊柳臉上那種無助及淒楚，而有些微的抽痛。

「她怕痛，妳別弄疼她了。」蒼靈忍不住說道。

陰姬冷冷一笑。「放心，很快她就永遠感覺不到痛了。」

蒼靈臉色微變。「妳是什麼意思？」

還不待他弄清楚，陰姬早已開始煉化手上的楊柳，她才沒有那個耐心去培養一個殘缺的楊柳真靈，何況魔界根本沒有仙界這樣的日月水土、風火雷電，真被她養成了都不知道幾百萬年過去，她也老得差不多了。

所以逮到了機會，她想都不想就直接煉化楊柳，反正死了一株楊柳，蒼靈也不敢為此向她開戰，這可是關係到仙界與魔界的和平，橫豎他還能找觀音大士再要一株去，頂多再花費一些時間養大就是了。

蒼靈眼睜睜看著楊柳如玉般的面容瞬間枯槁萎靡，他的心像是冷不防的被尖刀刺入，那種椎心的痛楚一下子蔓延開來。

「住手！」蒼靈抬手就是一道法力打去，企圖中止陰姬的煉化。

他終於明白了！他不想看著這個小可憐就這麼真靈泯滅，楊柳日日夜夜的跟著他、服侍他、討好他，早也在他無慾無求的心中，扎下了根。她早就已經不是一株單純的、供他賞玩的植物，而是一尊活生生的個體，與他有著心靈與情感的交流。

在她無私地奉獻她的愛時，他也已慢慢的被她打動了，否則為什麼她蒙難時他會感受到不適呢？

可惜他出手晚了，魔藤雖是被那道法力給擊中斷裂，但被鬆開的楊柳卻是軟趴趴的撲倒在地，慢慢的她的人形變得透明微弱，而她看著他的目光，是那般失望痛苦。

因為她被最信任的他背叛了啊！

「不！」蒼靈第一次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，他飛快的變出一朵花，這朵花寶光燦燦，是他早年從玉皇大帝那裡得到的至寶，可以儲存魂魄，維持生機。

他將花兒放到楊柳身上，卻只堪堪保留了她最後一點真靈，而那個虛幻的影子已然變成了一枝楊柳，而且是一枝失去生氣、再也不可能恢復原狀的楊柳。

陰姬正進行到最後關頭，卻被蒼靈打斷，她也噴出了一口血。只要再給她一點時間，煉化了最後那一絲真靈，她的功力就能得到突破，也能永保青春了啊！

她不悅地揚起魔藤，朝著蒼靈攻擊而去。

蒼靈正悲傷著，一時不察被她一擊而中，居然手一鬆，那朵儲存著楊柳真靈的花，就這麼落下凡間。

「陰姬，你該死！」蒼靈真的怒了，楊柳這麼一落凡塵，運氣好可能投胎轉世，但運氣不好，就永世泯滅了，叫他如何找去？

於是她運起法力，與陰姬大戰起來。

這一天民間恰恰是驚蟄，百姓只見天空閃電遍布，瞬間起了暴風狂雨，人們皆是憂心忡忡地望著天空。

這天道，只怕要變了啊！

第1章

難得暖陽的春日，天空顯得很高很藍，和風吹來，帶著點泥土與青草的芳香，總讓人有種昏昏欲睡的慵懶感。

離京城不遠的一處小農村，按理來說，這時節農人們應該正忙著插秧才是，然而家家戶戶卻都是滿臉哀愁，有的打蒼蠅，有的曬起樹根做醃菜，有的乾脆坐在家門口發呆，拿著芒草逗狗打發時間，一邊痴痴地望著遠方自家那乾涸的農地。話說驚蟄這一天，應是春雷作響，驚起蟄伏的昆蟲鳥獸，迎接春天的來臨，農人們也期盼著聽到雷聲，那麼今年的春雨必足，豐收可期，反之若驚蟄春雷不響，則這一年恐有饑饉乾旱之虞。

今日正是驚蟄，百姓們期盼著春神敲響春雷，給他們來年莊稼一個盼頭，只可惜看著晴空萬里的模樣，顯然又要令人失望了。

普天王朝的百姓，普遍信奉春神，每年開春都會有盛大的祭祀典禮，期待四季神之首的春神能保佑眾生，讓接下來一整年風調雨順、五穀豐收。

除此之外，若是國運遇到了問題，朝廷也會透過國師跟春神溝通，希望春神降下旨意指點迷津。

然而這是第幾年了？春神好像遺忘了他們一般，農作物連年欠收，他們這個小農村，已經出走了幾十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，大家都想留在村子裡等死，剩下那些守住祖產的，也不過是一些走不掉的老弱婦孺。

芳菲，一個眉清目秀的女孩兒，身材纖細有致，大眼靈動有神，在這小農村裡算是絕色了，卻也是被留下來等死的其中一個。她今年才十五歲，與爺爺相依為命，但前些日子爺爺出門打獵被熊抓死了，剩下她孤身一人不知道能去哪，只好在這農村裡日復一日地看著乾枯的土地發呆。

她坐在窗邊，左手托著腮，右手伸出去感受著微微的和風，眼睛緩緩閉了起來。這時候，她聽到身後家門咿呀一聲的被打開，知道是隔壁大嬸好心地又拿食物來接濟她了。

她頭也不回，懶洋洋地說：「黃大媽，不必去田裡看了！看今年這風吹的，雨不會下了，估計又要乾旱一年，我們要想著找其他的生計才是，這麼耗著也不是辦法……」

黃大媽進門後，放下了一個裝著乾饅頭的盤子，她倒是一反之前的悲觀，甚至有

些喜出望外地道：「丫頭啊，妳還別說，咱們有救了啊！」

「有救了？」芳菲終於回頭，眨著大眼納悶地看著黃大媽。

黃大媽笑道：「咱們普天王朝因為好幾年春雷不響，穀子都沒法兒長，鬧了幾年飢荒，所以皇上透過國師大人作法，請求春神降雨。結果那國師大人溝通後的結果，說只要找到一個具備特殊條件的女娃兒，將她獻祭給春神，春神就願意降雨了啊！」

「獻祭給春神？可是要將那女娃兒給宰了？」芳菲一想到那種儀式，冷不防打了一個冷顫。

「也不是宰了，就是流放在春神指定的河流之中，春神自會指引那女娃找到他，這都是國師大人說的。」黃大媽煞有其事地說著。她的丈夫也是出走農村的人之一，前陣子倒是捎回了些財物，所以她的消息比村裡人靈通一些。

「真有這麼靈驗？」人流到水裡不一樣是死了嗎？芳菲半信半疑。「那女娃需要什麼條件？」

「要出生於戊戌年的驚蟄之日午時，今年正好及笄的女娃。」黃大媽很肯定地說，「普天王朝這麼大，找一個這樣的女娃應該不難。」

「戊戌年啊……」芳菲眉頭一挑，自己不就是戊戌年某日的大中午生的嗎？而且今年剛剛及笄，好像正好符合呢……

她有些遲疑地問：「戊戌年的驚蟄之日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想想，好像是元月十八……」

聽到這個日期，芳菲差點沒跳起來，沒搞錯吧？戊戌年元月十八的午時生，剛好及笄，她完全命中，這條件壓根就是衝著她來的啊！

這下也顧不得懶洋洋了，她從窗邊跳開，突然衝向裡間，往包袱裡塞衣服——其實也才兩三件，沒多久又衝出房間，看得黃大媽一頭霧水。

「丫頭，妳這是……」

不待黃大媽問完，芳菲拎著包袱直往外走，只留下了一句話，「黃大媽，我離村了，感謝妳這些年的照顧！」

說完，她一溜煙的跑了，留下傻眼的黃大媽。然而才幾個呼吸的時間，芳菲突然又跑了回來，一把抄起黃大媽剛剛帶來的乾饅頭。

「嘿！忘了乾糧！大媽有緣再會了！」芳菲揮了揮手，又急忙往外跑。

只是這一次她沒這麼順利了，才跑到門口，便一頭撞上了一個雄壯的胸膛，害得她痛叫一聲，倒退了好幾步，差點跌倒在地上。

黃大媽連忙扶住芳菲，兩人一起看向門外來人。只見幾名身著戎服的官兵，威風凜凜地站在門口打量她們，氣焰囂張地指著芳菲問：「妳就是芳菲吧？」

芳菲閉口不答，只是猛搖頭，而黃大媽不明白對方來意，看到是幾名官爺，嚇到魂都飛了，本能地就回答道：「她是芳菲……官爺找她做什麼？」

幾名官兵聽了，也不囁嚅，上前便擒住芳菲，不顧她拚命掙扎，一把將她綁了起來，就要帶走。

黃大媽見狀驚叫道：「各位官爺你們想做什麼？芳菲……芳菲……」

然而官兵並沒有解釋，也沒有必要向她解釋，黃大媽只能眼睜睜看著芳菲被五花大綁抬出門外，甚至等人走遠了，還聽得到芳菲的咒罵聲。

「……早知道就不回來拿乾糧了，我那麼貪吃幹麼！被人知道了我回來送死只是為了一顆饅頭，還不被人笑死啊啊啊——」

那種擾人心神的吟唱，彷彿還在耳邊，芳菲只記得自己被五花大綁放到了祭台上，然後國師開始施咒，四周站著幾名大官，中間那個穿龍袍的，應該是皇帝吧？可是在她什麼都還搞不清楚的時候，便撲通一聲被投入了河流之中。

她覺得自己在下沉，那種透心涼的感覺卻澆不醒昏昏沉沉的腦袋，自己的靈魂像在剝離，意識慢慢的離開了身體，接著便不省人事。

再次醒來時，她已處在一座鳥語花香、美得不似人間的花園裡頭，而且渾身舒爽，沒有任何不舒服。

原本伏臥在地上的她，慢慢的爬起身，接著驚慌地摸了摸自己的身體，又摸了摸臉蛋。

「是實的不是虛的！所以我沒死？這裡不是地府？」她又橫了心咬了自己的手一口，然後痛到大叫，卻是叫到笑了出來。

原來她真的沒死啊！芳菲笑到流淚，大大的鬆了口氣。

不過眼前的一切實在美得太夢幻了，那種一樹開出無數色彩的花兒，還有綠得像是碧玉的竹枝，甚至潺潺的流水都散發出美好的香氣，這根本不可能是人間能擁有的美景啊！

「所以……」她在心中打了個突，接著雙眼一亮。「我真的來到了春神的地盤？」看來國師的獻祭真的成功了？她抱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，開始往前走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會走到哪裡，但內心深處總覺得這個方向有什麼在召喚著她。

約莫走了一刻鐘，眼前出現了一座美侖美奐的涼亭，亭上輕紗籠罩，風吹起來飄渺出塵，透過那透明的紗，她能看到裡頭有著一座臥榻，榻上一個人影舒適地倚著，臥榻前方的桌上還備有茶水點心，看上去就是個舒適安閒的景象。

此時一陣風吹過，掀起了輕紗，芳菲終於瞄到臥榻上的是一個男人，而當她看清楚這名男子時，她的心突地撲通撲通的狂跳起來，氣息也變得紊亂。

這……是春神？

在第一眼看到這俊美得不像人的男子時，芳菲已然確定她找到春神正主兒了！因為不可能有人能長得如此完美，如此無懈可擊。早知道春神那麼帥，她還提心吊膽做什麼，不用人家來綁，她自己就跳入河裡來尋了啊！

她幾乎是無法克制，像著迷般來到了這名俊美男子的身前，睜大了眼用力地看著他。

而那男子睜開眼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便轉過頭去，繼續慵懶地靠著軟榻，閉目養神。

她……不是他的楊柳。

只一眼，他就看出了她出生的時辰，的確與他的楊柳墜落凡塵的時間相同，但是他雖貴為春神，處在凡間卻無法看出她的靈魂本質，因為經過投胎後，每個人都肉體凡胎，所以只能從言行舉止，或是一些獨特的能力上去判斷。

他的楊柳，柔弱多情，羞怯嬌美，眼前這名女子雖然樣貌不俗，身上的氣息也給了他一絲熟悉感，但楊柳絕不可能這樣直勾勾的盯著他看，一副要吃掉他的樣子。要知道在天界時，他只消逗一逗她的枝葉，她就害羞得雙頰飛紅，別過頭不敢看他了呀！

「你是春神大人吧？」芳菲看對方沒否認，更加確定自己心中所想，連忙將自己的來意一股腦兒倒了出來。「春神大人，容我自我介紹一下，我便是那戊戌年驚蟄午時出生的女子，名叫芳菲。今日被你害……呃，被大人召喚至此，目的就是希望春神大人能開恩，讓人間降下雨水，滋潤萬物，否則大家都要餓死了啊！」春神聞言並不為所動，甚至連眉毛都沒挑一下。

這……驕傲個什麼勁啊！

芳菲見狀不由腹誹，這春神架子也太大了，長得那麼俊不是應該要有相應的溫文儒雅嗎？好歹也解釋一下為何連續幾年不下雨，且她都死裡逃生來到他面前了，他就不能表示出一點憐憫？

她很清楚，只要走出此地，春神若沒下雨，她依舊會被國師抓起來再一次的丟進河裡，直到求雨成功。這次能幸運活著來到春神眼前，不代表下次也可以，要是直接見到的是閻羅王，她一定會狠狠詛咒這個害死她的驕傲神祇。

「春神大人，我求求你好吧？你就下一場雨，讓我可以交代，擔誤不了你太多時間的！」

「春神大人，不然滴幾滴水也好啊！證明我心有餘而力不足，讓他們再去找更有說服力的女娃來獻祭如何？」

「春神大人，我講了一整天了，又累又餓，你也行行好，你不下雨我就死定了啊……」

芳菲說得口乾舌燥，但那春神卻是動也不動，彷彿真的睡著了一般。到了這個節骨眼，芳菲也火大了，反正橫豎都是死，她幹麼繼續低聲下氣的？

於是她上前幾步，直直來到春神臥榻前。

這麼近的距離，春神終於張開眼看她了，只不過卻是帶著幾絲意外之色。

因為這膽大包天的女娃，居然端起了他的茶，咕嚕咕嚕的一口喝下，甚至不客氣地抓起他的小點心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。

最後好像餓過頭吃得太急，她臉色變得鐵青，直搥著自己胸口，接著居然粗魯地直接拿起茶壺就往嘴裡灌。

「呼！差點噎死！」芳菲喘了一口大氣，有些鄙夷地看著剩下的空盤子。「這仙界的點心也不怎麼好吃嘛！一點味道都沒有。」

春神即便再淡定，聽到這樣的話也不由黑線滿面。這裡是凡間，不是仙界，所以他的茶點也是一般民間的食物，百姓供奉什麼他就吃什麼，他都不在意味道如何了，她居然還嫌棄？！

而且誰又允許她吃這些供品了？這丫頭簡直好大的膽子！他俊美的臉不由微微抽搐了一下，只不過為了維持他神祇的格調，暫時還沒有發作。

吃飽喝足之後，芳菲像是又有力氣了，又開始在春神耳邊叨叨絮絮起來。

「春神大人，你真的不要下點雨嗎？我跟國師打個商量讓他下次咒語念短一點，不要浪費大家時間？」

「春神大人，一直不下雨你不覺得很無聊嗎？你這樣就不像春天了，根本是夏天啊！你這樣不覺得很失格嗎……」

「春神大人……」

在這一刻，春神十分確定這個話多到叫他腦袋發痛的丫頭，絕對不可能是他的楊柳！他的楊柳聲音嬌細，和風拂過時聽起來更是悅耳，但現在他只想把眼前這個麻雀般吱吱喳喳的丫頭扔出他的小世界。

他不由想起了仙界的雷公，在雷雨之日，他會幻化出雷槌，讓雷公拿去打雷行雲布雨。而那雷公本體便是一隻鳥，時常停在楊柳枝上啼唱，偏偏雷公的歌聲只能用恐怖至極來形容，所以楊柳有些怕他，一見到他就閃得老遠。如今回想起來，他寧可聽雷公唱歌，也不想聽這丫頭囁嚦啊！

他先前到底哪根筋不對了，會傳遞訊息給普天王朝的國師，讓他弄了這麼一個活寶來？

「春神大人，今天我也說累了，你這裡有沒有地方讓我洗澡睡個覺，明日我再繼續講？」在春神沉思時，芳菲已經告了一個段落，睜大圓圓的眼，可愛地望著他。明天還要繼續？

「妳……」春神終於正視她，深吸了一口氣，大袖一揮——

「給本君滾出去！」

「春神真的太沒水準了，居然這樣對待一個大難不死孤苦無依我見猶憐的嬌弱女子！」

芳菲自昏迷中甦醒，赫然發現自己竟莫名其妙地躺在山道中，一旁還有隻小鹿好奇地在她身旁嗅著。

藍天白雲、草叢灌木，這個環境給她的感覺是如此真實，她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經離開了春神那個小世界。

明白之後，她心頭就一陣憤慨，春神哪裡不好扔，竟把她扔到了森林之中，萬一她醒來眼前是一頭熊，大概就直接往生了，到時候就算到西方極樂世界她也要參他一本，身為一個神祇居然這樣枉顧人命，枉費他長得那麼好看。

這年頭，好看的男人都靠不住啊！

唉，芳菲嘆息了一聲，無奈地看著四周的荒野，聽著蟲鳴鳥叫，她開始有點緊張起來。在太陽下山之前，她不曉得走不走出這片林地，就算走得出，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。

農村的老家是不能回了，她沒有達成求雨的任務，遲早會被朝廷抓回去再沉一次

河獻祭，可是她又沒有任何親戚可以投奔，更不用說她也沒有一技之長可以用來維生……

不！要說一技之長，其實她是有，而且還是一種別人模仿不來的特殊能力，只是這種特殊能力要是洩露出去，恐怕她會被當成異端，結果肯定比抓去獻祭還慘。無奈的芳菲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！她正想舉步，突然眼前一花，一隻只比麻雀大一些、翠羽紅冠卻是渾身隱隱透著金光的鳥兒，就這麼大剌剌的飛到她眼前，站在地面上，昂首矗立，大有攔路虎的味道。

「什麼啊，我今年犯了太歲了？連鳥都來阻擋我？」芳菲輕哼了一聲，想繞過牠，想不到那鳥兒一振翅，又飛到了她面前擋住她。

「跟我擋上了是不是？」芳菲扳起腰，又轉了個方向，而這鳥兒像是通靈了，居然再一次的攔在她面前。

「你……」芳菲簡直氣炸了，指著那鳥兒卻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。

誰知她不說，那鳥兒倒是先開口了。「你什麼你？一點禮貌都沒有。本鳥是全天庭名聲最響的鳥，名叫雷公，妳可以喚我雷公大人，什麼你你你的真不懂規矩。」那隻鳥兒傲氣十足地盯著她。

「鳥居然會說話？！你是何方妖孽？」芳菲嚇了一大跳，以為自己遇到了什麼精怪，硬生生的退了好幾大步。

「妖孽妳個頭！本鳥是神！有神位的！」名為雷公的鳥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「妳連春神都敢頂撞了，不過是一隻會說話的鳥，妳嚇成那樣做什麼？」

這麼說也有道理，芳菲慢慢冷靜下來，不過心裡仍是餘悸猶存，提防地說道：

「你……你攔住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本鳥攔住妳，是要妳做一件福國利民的好事，如果妳能成功，那麼妳的功德肯定足以讓妳一往生就立刻名列仙班……」雷公鳥滔滔不絕地說著。

「等等！我現在可還沒有往生的準備。」芳菲翻了一個白眼。「我不答應。」

「妳都還沒聽我說就不答應，有這麼沒禮貌的嗎？」雷公鳥暴跳了起來，差點都忘了自己還能飛。「我告訴妳，這件事妳想做也得答應，不想做也得答應，因為這麼多年來，我只看到妳一個人有成功的希望。」

「究竟是什麼事？」芳菲狐疑地瞅著牠。

「春神大人，妳見過了對吧！妳不覺得春神大人一副了無生趣的樣子嗎？」雷公鳥在仙界就是替春神執掌打雷下雨一事的跟班，所以他很清楚春神的轉變，也為此心疼不已。「春神大人在天界的時候，失去了一樣重要的東西，從此之後他便一蹶不振了。他這趟下凡來尋找，若是尋不到，他就不回天界，再這樣下去，四季就要大亂了！」

瞧牠說得如此嚴重，芳菲一顆心都提了起來，卻仍是質疑地挑起了一邊的眉。「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你？你沒看到春神把我轟出來了嗎？」

「不！春神大人對妳是不一樣的。」雷公鳥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「因為許多年來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兒獻祭給春神，但妳是唯一讓他多看一眼，令他開口說話的人，所以春神對妳，絕對是特別的！」

「春神對我是特別的？」芳菲想想春神對她說的那句話，不由苦笑。「他是叫我滾啊……」

「不管是叫妳滾，還是叫妳爬，總之他跟妳說話了。我努力了那麼久，春神大人還不願意跟我說一句話呢！」雷公鳥嘆息了一聲，接著用一半威脅一半利誘的語氣說：「所以妳必須和我一起努力，想辦法讓春神大人振作起來，甚至幫他找到他要找的東西，否則妳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……」

「我不答應！」芳菲否決得乾脆，她才不自找麻煩。

「妳真的不答應？」雷公鳥睜起眼來，那張鳥臉看起來有些滑稽。

「不答應！」

「好！妳不答應是吧？那本鳥就不客氣了……」話說到這裡，就見雷公鳥深吸了口氣，接著突然唱起歌來。

鳥兒唱歌基本上沒什麼稀奇的，但能夠唱得這麼難聽，簡直讓人想把耳朵刺聾，想把五臟六腑都吐出來，難聽到天地同悲、月沉星落的，全天下大概也就這麼一隻了。

這時候，芳菲已然完全相信了牠是雷公，因為這歌聲簡直比打雷更難聽，難怪春神不理牠了，要是她，也不想理牠啊。

「喔，天啊，拜託你不要唱了！」

「妳真的不答應？那我繼續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我什麼都答應你，求求你懇求你拜託你不要再唱了——」

就在雷公鳥得意洋洋終於說服這個蠢丫頭時，忽然間一滴水滴到他的臉上，接著是第二滴、第三滴……

「好像下雨了啊？！」芳菲傻傻地用手接著雨水，因為乾旱太久了，她都快忘了下雨是什麼感覺。

「就憑這個，芳菲丫頭，妳非幫我不可了！」雷公鳥望著無雷卻驟下的雨，心緒複雜地說道。

看來，春神大人對她，當真是不同的啊……

第2章

芳菲與雷公鳥對於降雨的驚喜並沒有持續太久，因為春神這場雨一下，就是一整個月，農人們趁機插的秧全部淹死不說，還造成了水患。

芳菲簡直快崩潰，拉著雷公鳥離京城有多遠逃多遠，上次春神不下雨鬧乾旱，國師就把她丟到水裡獻祭，這次鬧了水災，那還不把她放在架上烤？

據雷公鳥所說，春神早就離開了那個幻化的小世界，通常他會化身成平凡百姓躲在市井之中，尋找他在仙界所失去的那樣東西。而雷公鳥來到凡塵後，大部分的法力也都失去了，牠唯一可以做的，是探知春神大概的方位，只是牠也沒有辦法確認春神究竟幻化成了什麼人。

這下芳菲可苦惱了，不過反正都是要逃難，邊逃邊找也是個好主意，於是她與雷公鳥便踏上了尋人的旅程，在一個個的城鎮村莊中，探尋春神的足跡。

來到始源城，已經是開始下雨的兩個月之後。

雖然是座大城，但城裡也沒有大城那種生氣蓬勃、熱鬧嘈雜的朝氣，反而有種暮氣沉沉之感。

因為，這雨已經下了好久，把人的希望及耐心都給澆滅了。小販的生意不能做；農人的作物不能種；文人讀書聽雨心煩；武人練刀還得淋得一身濕，所以整個城顯得有些蕭條，大伙兒心裡都是一腔無奈。

「春神大人的氣息，最後消失在這個城鎮。」雷公鳥左顧右盼地道。

芳菲睜大了美目，「這個城鎮應該也有個幾萬人吧？要如何找起？」

「只能靠機緣。」雷公鳥一副神祕的模樣。

「機你個頭！根本就是要我們碰運氣，還得瞎貓碰到死耗子才行就對了？」芳菲沒好氣地數落了這隻道貌岸然的鳥。

「但妳和春神大人有緣，說不定真讓妳碰上了呢？」雷公鳥哇啦哇啦地叫了起來，他雖然胡扯的成分大，但也不是沒憑沒據的。

否則怎麼連年不下雨，這丫頭一被獻祭求雨，春神就連續下了兩個月呢？

「我如果有那麼好的運氣，就不會被抓起來沉河了……」芳菲惱火地瞪了眼雷公鳥，無意間視線瞄到後頭的一家客棧，話聲戛然而止，整個人定在那兒，移不開視線。

「怎麼了？妳身上有什麼邪魅作祟嗎？」雷公鳥納悶地瞅著她，懷疑她中邪。

「等等，你說對了，我好像看到了……」芳菲轉了個方向，也不管雷公鳥，逕自大步朝客棧走去。

雷公鳥不明所以地跟著，待一人一鳥進到客棧時，看到大廳裡人不多，只有三桌人在用膳，但掌櫃的抓著個算盤四處走來走去張羅上菜，忙碌得很，倒是那店小二打扮的年輕人，卻是坐在桌角的椅子上打盹，彷彿沒看到店裡人手不夠的景況。芳菲圓圓的眸子睺了起來，纖手指向了那懶洋洋的店小二。「雷公，我跟你保證，那個就是春神！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雷公鳥一副看到鬼似的表情望著她。他都感應不出來了，她如何能這麼肯定？

而且春神大人是如此的俊美無儔，這店小二卻長得普普通通，丟在大街上都不會有人想回頭看一眼，怎麼會是他尊貴高雅的春神大人？

「我就是知道！」這倒不是胡謔，直覺告訴她，這就是正主兒了！

想到春神那傢伙害她有家歸不得，逃了好久過得那麼慘，她一股氣就無處發，忍不住走上前去，一把推醒了那個店小二。

哪知店小二只是抬了下眼皮，隨即散漫地道：「自己找位子坐，吃什麼跟掌櫃叫。」

「有你這麼當店小二的嗎？」芳菲倒抽了口氣。「什麼事都要掌櫃做，那他請你做什麼？」

「那自然是我有過人之處。」店小二這次索性連眼睛都不打開了。

「你……」芳菲深深吸了口氣，放緩了語氣。「春神大人，我與雷公鳥，這次是特地千里迢迢尋你而來，可以請尊駕聽我一言嗎？」

「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。」

「春神大人，你不用否認了，我只想請求你能不能別再下雨了？這場雨不下則已，一下又死了好多人，神祇不是慈悲為懷的嗎？死這麼多人你怎麼跟玉皇大帝交代啊？閻王爺的地府都快客滿了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芳菲胡說八道了一大堆，就是想說服這個她認為的春神，停止下雨這種慘無人道的折磨。

店小二又一次睜開眼，這次倒是認真地觀看著她。「妳究竟吃了什麼藥？下次不要再找那個大夫開藥了，腦袋都吃壞了。」

不僅僅是店小二，連站在芳菲肩上的雷公鳥都質疑地望了她一眼。

「好，只要我證明你是春神，你就不能逃避了。」芳菲不懷好意地盯著那店小二，那目光讓人都有些發毛起來。

她想了想，自顧自地說：「聽說被人們祭拜的神明，只要人們願力夠強，信念夠虔誠，而且崇拜的時間夠久的話，那神像上的一些痕跡，也會顯現在神明本尊身上，以證明他接收到人們的信仰……」

芳菲嘿嘿地笑了兩聲，那表情要多下流有多下流。「咱們普天王朝，要說祭拜春神香火最旺的，就數京城的春神宮吧？而春神宮的神像，我有幸目睹一次，那春神宮曾經遭遇過大火，所以春神的神像整尊是黑的，偏偏就那屁股沒有燒到，還是白的。所以你只要讓我看看你的屁股是不是格外的白，就能證明你是不是春神了……」

說完，她還真的伸手要去拉那店小二的褲子，那店小二再鎮定不住，連忙跳了起來，芳菲也是不依不饒，追著他滿場跑，而那雷公鳥飛在旁邊，也不知道該阻止芳菲，還是該幫她剝了那店小二的褲子，畢竟春神的屁股，他也沒看過啊……

兩人一鳥就這麼你追我跑，差點掀翻了桌子，還踢倒了幾張椅子，甚至雷公鳥的飛行技術不佳，還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客人臉上，整個場面只能說是雞飛狗跳。

就這麼鬧了一陣，芳菲突然停下來，臉蛋紅撲撲的喘息不已，那店小二見狀也停下，不過提防地離了她好幾步的距離。至於雷公鳥，又重新停回芳菲的肩上，居然連牠也在喘個不停。

「好了……」芳菲邊喘邊指著店小二說道：「這下不用脫你褲子……也能證明你是春神了。」

那店小二皺起眉來，不知道她還有什麼把戲。

芳菲往左右看了一眼，聳肩說道：「我們這樣你追我跑，大鬧了整間客棧，還翻倒了桌椅，打中了客人，可是居然沒有人興師問罪，每個人視若無睹，該吃的吃該喝的喝，客棧掌櫃的也不管，好像沒看到我們鬧成這個樣子，這已經不只是不尋常，而是太反常了。」

她定定地看著店小二。「除了你春神的法力能影響他們不去注意到我們，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了。」

雷公鳥一聽，鳥眼也是一睜。「是啊！春神大人下凡後法力雖然十不存一，但要隔離這些凡人的意識，還是輕而易舉的啊！」

店小二被這麼測出了底，也沒有惱怒也沒有不悅，只是有些意外地問道：「妳怎麼會想到這麼猥瑣的方法？」

什麼要看春神的屁股，根本只是激他，她只是想要大鬧一場，看他怎麼收尾罷了，沒想到真的被她給試出來。

「從一開始，這家店裡光是掌櫃的在忙，而你這店小二倒是睡得香，我就覺得不合理了。要知道一個當老闆的心態，聘請你這個人，就是希望一個抵三個用，怎麼可能聘你來睡覺？更不用說這滿堂的客人，居然沒有人認為店小二偷懶貪睡不正常，這件事本身就是大大的不正常。」芳菲理所當然地分析著。

店小二……也就是春神，點了點頭，那張平凡至極的臉，也在這瞬間變回了俊美的模樣。「妳倒是有些小聰明。不過在凡間我不叫春神，我的名字叫蒼靈。」

「蒼靈蒼靈，蒼天有靈，所以求你別再下雨了吧！」芳菲很無奈地道。

「妳要本君下就下，要本君不下就不下，那本君的氣概何在？」雖然彼此的關係似乎近了一點，但蒼靈还是很不客氣，因為這丫頭一再的讓他另眼相看，卻也一再的讓他失望。

每回見到她，他都會有那麼一瞬間錯認她就是他的楊柳，這種感覺是沒來由的。但他的楊柳可是以天池之水養大，日日吸收仙界的仙氣，優雅柔美……怎麼也不可能像芳菲這般粗魯啊！

「春神大人……啊不，蒼靈大哥，你這雨再這樣下下去，不僅成災，只怕連瘟神都要來了啊！這是你希望看到的嗎？」芳菲苦口婆心地勸著，為了拉近彼此的距離，甚至跟一個神祇稱兄道弟起來。

「妳一介凡夫俗子，竟是如此悲天憫人？」蒼靈看著她的目光，有一些改變，至少慈悲善良這一點，她與他的楊柳還有些相似。

想不到芳菲竟是翻了一記大白眼。「我是怕國師又把我沉進哪條河，或是架在火上烤好嗎？否則我才不管呢！你以為追著你跑我容易嗎！」

「妳……」即使淡然如蒼靈，聽到這話都不由有種想吐血的衝動。這丫頭讓他興起希望又失望，失望後又興起希望，結果卻又是加倍的失望，要讓她這麼囂張下去，他這春神簡直白當了。

於是，蒼靈望著她，那淡漠的眼神中，出現了一絲不明的冷笑。

「既然如此，本君就再允妳一次，不想下雨，那就別下了！」

「他娘的春神！他娘的蒼靈！本姑娘要再被你糊弄一次，我芳菲兩個字就倒過來寫！」

不過怎麼咒罵都沒有用了，芳菲抬起頭，看著高照的艷陽，心中除了無奈還是無奈。

自從那日始源城相會，春神的確不再下雨了，接踵而來的就是整整一個月的炎熱，這種熱度比起仲夏也不遑多讓了。

結果先前淹水的地方，因為驟來的高溫，都還來不及清理，居然起了瘟疫，還真被她這個烏鵲嘴給說中了。這下她更是不敢離京城太近了，原本獻祭她是為了求雨，最後卻搞出這麼多天災人禍，她都不敢想像國師若知道她還沒死，會把她處

以什麼極刑。

末了，她只能帶著雷公鳥往南方去，因為春神離開始源城後就消失無蹤，反正雷公鳥探尋他大略的位置也是往南，所以一人一鳥又踏上了尋春之路。

只不過，欲往南方去，需經過一大片山林，而那山林又以盜匪眾多著名，她一個弱女子，加上一隻唱歌難聽無比的鳥兒，肯定只有被拆吃入腹的分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附近的城鎮裡加入一支商隊，商隊通常都會聘有保鏢，這樣彼此守望相助，安然渡過的機會才會大增。

來到了商會時，已經有幾支商隊整裝待發，集合在商會門口。一眼望去，那商隊裡的人五花八門，去的目的地也各不相同，雷公鳥不由得有些發愁。

「這要是跟錯隊，咱們就離春神大人越來越遠了啊！」

豈料芳菲只是直直地瞪著一支商隊，那支商隊人不多，約莫也就二十來人，但聘請的保鏢個個精明剽悍，所以也就不再要求更多人，即時就要出發。

「我們一定要加入這支商隊！」她斬釘截鐵地道。

「這支？為什麼？」雷公鳥不解。

「我有一種預感，蒼靈就在這些人裡面。」雖然她暫時還分不清哪個是春神，但她就是有種很強烈的感應。

雷公鳥本想辯駁，但最後還是閉了嘴，這丫頭雖然很不靈光，性格又粗魯，可是她對春神的感應卻是一等一的準，也不知道這種天賦哪裡來的，簡直是專門來剋制變幻莫測的春神。

於是，芳菲鼓起勇氣上前交涉。原本她一個弱女子，很容易被視為拖油瓶，所以商隊不太願意收留她，然而當他們聽到她獨自一人由京城附近流浪至此，不僅十分佩服她的毅力，也拗不過她的纏功，最後在她保證絕對不會拖累大家後，商隊頭頭勉強答應了她。

不多時，這個商隊便出發上了官道，在約莫午時的時候，入了山林。

而經過這段時間的觀察，芳菲的目光盯上了商隊裡的一個小伙子。

這個小伙子皮膚黝黑，別人上貨他也上貨，別人喝水他也喝水，和商隊裡的其他人乍看沒什麼不同，可是芳菲就是覺得這小伙子簡直懶得出奇了。

因為別人上貨是一大袋一大袋的扛，這個小伙子卻是不知用了什麼方法，那一大袋的貨到了他手中竟像棉花那樣輕，不費吹灰之力就弄上了馬車；而別人騎馬是抬頭挺胸，眼觀四面耳聽八方，這小子卻是懶洋洋的靠坐在貨車上，眼眸半睜半瞇著，卻也沒有任何人來責備他。

這副景象，相當的眼熟啊……

「這位小哥，不知你是否姓蒼啊？」芳菲湊了過去，單刀直入地攀談起來。

小伙子瞧了她一眼，搖了搖頭，並不多言。

然而芳菲肩上的雷公鳥卻是大感驚訝，他看了老半天都看不出誰是春神，怎麼芳菲就這麼肯定這小伙子是春神幻化的？

「我覺得小哥你很眼熟啊。」芳菲臉不紅氣不喘，竟又大膽地道：「能不能讓我看一看你的屁股，是不是白的啊？」

雷公鳥聞言，差點沒從芳菲的肩上掉下去，身為一個女子，她簡直下流到沒邊沒際了！而這麼驚世駭俗的問話，終於讓那小伙子有了一點反應，卻是不屑地一笑。「妳想毛遂自薦，以身相許嗎？可惜我還看不上妳。」

芳菲瞪大了眼。「我有什麼不好？我可是普天之下唯一能辨認出你真實身分的人！」

那小伙子正眼看著她。「妳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「唉，別裝了吧！蒼靈，你究竟要怎樣才會承認？」芳菲有些懊惱，他似乎越來越會裝了，即使她很相信自己的直覺，也難免有些不安。

「我聽不懂妳的意思，妳顯然是認錯人了。」小伙子眉頭突然一動，目光越過她望向了遠方，不再言語。

芳菲順著他的目光回頭，赫然見到一隊騎著大黑馬的山匪，氣勢驚人的朝著他們商隊而來，而且很快的前後包抄，將這二十來人的商隊團團圍住。

「媽呀！我就知道每次遇到你都沒好事！」芳菲低叫一聲，嚇得躲到小伙子身後。「蒼靈，你可得保護我啊！」

「我不是妳說的人！妳有空哀嚎的話，不如找個機會快跑，活命的機會還有一點！」小伙子無奈地瞪了她一眼，不過神情之中倒是不顯害怕。

這時候，只見商隊的頭頭上前交涉，願以一筆金錢換取生存，偏偏這群山匪顯然不就此滿足，不一會兒，雙方就談得破局了，只見山匪們掄刀拿劍的衝殺過來，嚇得芳菲直尖叫。

「天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怎麼這麼倒楣啊！被人沉到河裡都沒死，居然要死在盜匪手中，我還沒享受過榮華富貴，還沒勾搭上個富家子弟，怎麼可以就這樣死去啊——」

芳菲邊叫邊躲，小伙子與雷公鳥同時聽清了她嚷嚷的內容，不禁一陣無言。是怎樣的父母會教出這麼一個無恥的女兒，這種話居然能大剌剌的公諸於眾。

不過山匪可沒因為她是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就收手，他們人多勢眾，除了商隊聘請的保鏢還有幾分抵抗的餘力，已經有幾個商人被殺了，整個商隊死的死逃的逃，連商品都顧不得了。

奇怪的是，這個小伙子並未逃離，但更奇怪的是，芳菲叫歸叫，卻也一直躲在這小伙子身後，同樣沒有離開。

「妳不走？」小伙子納悶地問，這女人比別人叫得更大聲，但真有機會她卻不逃？

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死也不會走！」芳菲緊張地盯著戰況。「而且我相信那些刀再怎麼砍，也砍不到你頭上，你可是春神啊！被凡人給砍死也太好笑了，說出去都沒面子。」

小伙子聞言不由失笑，就算他是春神，死不死也絕對不會是面子問題。何況……她的直覺，還真的非比尋常，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。

這時候，山匪才像是終於注意到這裡的一男一女，獰笑著衝了過來，當頭就是一刀。

「啊！」芳菲驚叫了一聲。

眾人以為她會躲開，想不到她竟是往那小伙子身上一撲，彷彿要替他擋下這一刀。這幾乎是本能的反應，卻是讓小伙子的目光一亮，而那雷公鳥也看得一臉不可思議——那原本會將芳菲爆頭的一刀，不知怎麼地突然滑開到了一邊去，而那山匪莫名地一個踉蹌，自個兒跌了個驢打滾，好死不死撞到了路邊的大石，居然就這麼昏死過去。

芳菲抱著那小伙子，以為自己要死了，但痛楚久久沒有落到她頭上，她納悶地抬起頭，恰好與小伙子深邃的眼神對個正著。

「我沒死？」她摸了摸自己的臉和頭，接著看到了地上昏過去的山匪，訝異地又道：「他卻死了？」

她驚訝地再次望向小伙子，只聽到那小伙子沉聲問道：「妳為什麼要救我，替我擋下那一刀？」

他不敢相信她居然會做出這種舉動。在他眼中的她，粗魯，下流，一無是處，但在緊要關頭時，竟會犧牲自己救他？

他看得出她不是演戲，是直覺下做出的反應，代表著她內心裡並不希望他受傷，她將他的命看得比她自己的還重要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芳菲哭喪著臉。「我要是知道的話，絕對不會擋啊！」

在兩人說話的時候，又有其他的山匪衝了過來，但奇怪的是，不管他們怎麼努力，就是砍不到眼前的一男一女，還不時的把自己弄得人仰馬翻，狼狽非常，氣得他們揮刀亂砍，連一直在附近飛的一頭翠綠色的鳥兒也照砍不誤。

原本還很害怕的芳菲，也感到不對勁了，最後她甚至猶有餘裕地嘿嘿笑了起來。

「你還不承認你是蒼靈？除了春神誰有這法力？你看那山匪砍的那一刀，根本就是瞄準了樹幹，連本姑娘一根頭髮都砍不到啊！」

「妳的表現……著實出乎本君意料之外……」這話無疑承認了他就是蒼靈。他深深地凝望著她，心中情緒澎湃。

對她來說，他不過就是個不負責任的春神不是嗎？但她卻寧可以自己的性命換取他的，而且連她自己都說不上來為什麼，這箇中緣由，倒是很值得深究。

他的確，有些動容。

「所以你承認你是蒼靈了嘛！」芳菲終於鬆了一口氣，無視四周的刀光劍雨，在他身邊安然坐下。「終於讓我找到你了，喂，你實在太不夠意思了……」

「本君哪裡不夠意思了？」

「你下完雨之後又讓天氣變這麼熱，是想逼死所有人嗎？那瘟神怕是真的要來啦……」

兩人居然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聊起天來了，他們一時都沒注意，那雷公鳥並不在春神保護的範圍內……

於是，一旁傳來比殺雞還難聽的慘叫。

「你們兩個居然聊起來？本鳥……本鳥都快被砍死啦！還不快來救本鳥啊啊啊啊啊——」